

三江语丝

每一个看戏文的观众,心里其实是有一些心理预期的,这包括故事的呈现方式、人物形象、矛盾冲突的可能点,等等。当戏文一开场,剧情的发展与心理预期是大致一致的,观众自然会有一种认同的愉悦感。但是,戏文的精彩之处不仅仅顾及观众的心理预期,而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让观众有一种陌生化的感觉,补充观众尚未获取过的审美体验,这同样会引起观众观赏过程中“填补空白”的愉悦。最要命的是,戏文漠视观众的心理预期,陌生化的过程中又是情理之外的、瞎编的,戏就很难给人以审美愉悦感。 司马雷

视角分享

摔跤吧！苏丹

徐琼

暑期档的最后一天,国内院线迎来了本年度第6部宝莱坞电影《苏丹》。尽管拍摄时间早于同题材影片《摔跤吧！爸爸》,但由于在中国内地上映时间的先后,它反而成了中国观众眼中的《摔跤吧！爸爸》2.0版。也正因如此,观众的期待值变得更高。

与《摔跤吧！爸爸》相似,《苏丹》也讲述摔跤手的成长史,前者是在父亲的训练下冲破性别束缚成为金牌女摔跤手,后者是在爱情激励下,成长为金牌男摔跤手(格斗手),他们都经历了上升、膨胀、迷失、低谷最后重返巅峰的历程。不同的是,前者更富女性意识,侧重于平权问题的讨论,后者虽也涉及平权问题,但更看重爱情故事,某种意义上说,《苏丹》的励志依附于爱情而存在,这也埋下了影片主题游移的隐患。

《苏丹》的故事有些老套:男主角苏丹为追求爱情而成为摔跤手,因赢得比赛而收获爱情,因自我膨胀而失去自我和妻儿,最终又以摔跤(格斗)完成自我救赎并重拾爱情。从故事线来看,“摔跤”更像一个载体,换成其它竞技运动甚至软件开发都没什么大问题。之所以选择摔跤,也许是为了满足印度观众对于传统运动的特殊情感,就像很多国产电影会考虑国人武术情缘。《摔跤吧！爸爸》和《苏丹》,让中国观众真切地感受到了印度人民对于泥地摔跤的真爱。

影片有很多可圈可点的地方,比如剧情比较紧凑,设环解环有板有眼,基本没有拖沓冗余的情节。契诃夫的戏剧理论中有一条:如果在第一幕里,墙上挂有一杆枪,那么在第四幕里,这枪一定要打响。这条定律后来也经常用在电影上。《苏丹》的“枪”耍得很好。电影开场没多久,男主角为了追求爱情跑到了摔跤场,恰逢女主角阿尔法正组织献血,于是“半推半就”地上了捐献台,并被告知是“熊猫血”。“熊猫血”就是契诃夫说的那杆“枪”,它在影片中途打响,成为剧情的转折点:遗传了熊猫血的新生儿因为父亲坚持出国比赛而没能得到及时输血,不幸夭折,至此苏丹陷入事业家庭双低谷。

因是竞技题材的电影,比赛便成为叙事层次的重要推动力,大量近身肉搏的比赛场景虽容易点燃荷尔蒙,制造刺激性的看点,但若处理不当也容易造成视觉上的单调。导演充分考虑了比赛场次上的详略处理,又用前半段摔跤后半段格斗的“升级”,使场景和动作呈现更加丰富。

《苏丹》在细节的处理上也比较成功。商人阿卡什告诉苏丹他的啤酒肚在摄像头里清晰可见,于是苏丹开始留意自己的肚腩。导演将苏丹第二天换衣服的场景安排在了穿衣镜前,不带滤镜效果的镜子是个可怕的存在,它毫不留情地折射出男主角发福的中年身材和难以掩饰的大叔气息。没有太多感慨,苏丹看了看镜子里的自己,换好衣服便前往训练场。在这个看似不动声色的镜头里,苏丹完成了认识自我、接纳自我、突破自我的心理过程。苏丹参加格斗赛前拨出的两通电话也颇意味。初赛前,他按下了妻子的手机号码,却没有勇气拨出;半决赛前,他拨出了电话——尽管妻子没接到。镜头很短,没有任何台词,但从不敢拨出到拨出电话,已能说明男主角内心的变化。

影片由“宝莱坞三汗”之一的萨尔曼·汗和安努舒卡·莎玛联袂出演,两位演员的表演精准到位,大到一次摔打,小到眼角闪过的一滴泪,都经得起推敲。喜剧人物(胖胖的赞助商)和喜剧效果的设计,缓解了比赛过程的紧张刺激和爱恨情仇的悲苦喜忧,让人忍俊不禁。作为宝莱坞制胜法宝之一的歌舞也没少出现,它为影片的情感脉络做了有效渲染。以上这一切都保证了《苏丹》的票房。

但影片也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除了主题略显游移外,另一个问题是剧情上的衔接不是特别顺畅,而苏丹的金牌之路又太过顺畅。前者应该与国内院线版的删节有关(印度原版170分钟,国内院线版139分钟),后者则有过度美化之嫌。苏丹在赛场上一路开挂(他唯一输掉的比赛是参加训练前的非正式交锋)。半路出家的苏丹参加了一个月的训练就能在地方性比赛中胜出,继而又获得州比赛、全国比赛、奥运会比赛的金牌,即使在不练摔跤好多年后,仍能通过几个月的训练重拾旧本领、习得新技术,在世界顶级职业格斗赛中赢得金腰带。屡战屡胜的辉煌成绩也许能用天赋异禀、有效训练、个人努力、精神支撑等因素来解释,但断了肋骨还能坚持参赛并获得胜利,大概只能用“神猴大叔”真“神”来解释了。鸡汤虽好,可要是太浓了,还是没办法整碗喝下。

新片点击

英雄战衣下的爸爸们

郁妍捷

影片《蚁人2:黄蜂女现身》是一部很不一样的漫威英雄电影,故事从一开始就包裹着浓烈的父爱。在偌大的实验室里,冰冷的器材连着满屋的电脑高速运转着,曾经的第一代蚁人汉克·皮姆博士如今已是头发花白,没有了原来年轻时的灵活模样。他心平气和地坐着,面对面向女儿霍普回忆起二十几年前的那一晚,和妻子珍妮特一起为了完成拆除导弹的任务,离家前与小霍普相处时的点点滴滴。平淡的语气娓娓道来,当时的两夫妻还很年轻,很恩爱,小女孩也还小,只是一个央求着爸妈不要“出差”的小萝莉。只一夜功夫,却只剩下父亲独自回归,陪伴女儿留守空荡荡的屋子。淡淡的忧伤融入直白的解释中,生出愧疚与懊悔,更激发了一个丈夫要救出爱人的无限动力:“如果能造出量子隧道,你的妈妈就能回来了!”汉克摊开设计图纸为霍普展示自己的心血,父女两人的眼中都闪着希望的光芒,所有的误会在这刻冰释消散。

场景移动,色调转换,在一个矮小的阁楼里,同样是父亲的第二代蚁人斯科特·朗脱掉了战服,正带着女儿凯西猫着腰爬到“大蚂蚁”安东尼面前询问宝藏的下落,一边不忘提醒在卧室工作的好友路易斯拉动一下“蚂蚁腿”。眼前的“蚂蚁”将一条用纸板拼接而成的前脚微微往右抬起,三角形脸上的连接处还能发现明显的透明胶痕迹。这一出假装很真实的寻宝之旅其实漏洞百出,全靠斯科特的一张嘴来掩饰说明,可是凯西仍然玩得很开心。父女俩沉浸在自己打造的儿童冒险乐园里欢乐得无法自拔,和煦的阳光照耀着乘坐纸板滑梯“逃亡”的两人一路向下,串起笑声点点……

尽管在随后的大部分时间里,影片依然演绎的是漫威宇宙下一个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英雄题材故事:为了帮助父亲成功制造出量子隧道,救出被困在亚原子世界里可能还幸存着的母亲,成为第二代黄蜂女的霍普同不法商人伯奇斗智斗勇只希望能顺利获得关键零部件;遭遇“幽灵女”艾娃突然介入后,霍普联手斯科特除了要一起守护变身迷你的实验大楼,还要保障父亲的安全,以免落入“幽灵女”手中。一幕幕骤然放大或缩小的视角里,两位超级英雄熟练运用量子的力量随意变幻身体大小与各路反派周旋,本应是一部严肃紧张的软科幻,期间却笑料不断,幽默轻松的基调将“爆米花大片”染上了一层“浪漫喜剧”的风情。但是与其它同类型影片贴上“保卫世界和平、捍卫宇宙安全”的宏大标签的根本不同在于,本片并没有过多过杂的剧情线,而是单纯聚焦英雄光环背后一个个普通父亲与子女间的绵绵情意,其中所涉及的任务不过是佐证父爱伟大的一条条线索。把家庭和亲情一脉贯穿始终,这也是本片最迷人的地方。

比如男主角斯科特,他自始至终所希望的不过是为了能够与凯西在一起,并能够从前妻那里要回抚养权。他无时无刻不爱着自己的女儿,一见面他就亲切地喊凯西“小花生”。虽然被警察局判处在家监禁两年不得外出,但为了能哄女儿开心,他除了为女儿制作迷宫,搭建滑梯,还在网上学习近景扑克魔术,所练就的技艺连前来搜查的警长都佩服不已。跟着黄蜂女一起执行任务的时候,斯科特一直担心自己的离家会被警察发现,从而违反了规定被判刑,“这样我会把牢底坐穿的,我不要离开女儿”几乎成了斯科特的口头禅。从一个小偷浪子,到复仇者联盟阵营里的英雄,是“父亲”这个身份,让斯科特有了足够的动力成功转型,而女儿凯西也会在父亲不开心的时候给他鼓励,在父亲遭遇警察突然查访的时候为父亲打掩护。“父女情深”这四个字在这对年轻的爸爸和女儿身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

褪去英雄光芒的汉克·皮姆在上一部《蚁人》里并不是一个成功的父亲。本片中,汉克依然专注于量子隧道的研究,却得到了女儿的理解和大力支持,他想救出妻子,不单单是因为对妻子的爱,更是希望能帮女儿找回妈妈,找回缺失了二十多年的母爱。无声的父爱终于在这一部中得到了正名。

比尔·佛斯特博士是汉克的前同事更是艾娃的养父,虽然两人之间没有血缘关系,但为了这个可怜的孤儿,他不仅潜心研究量子学,还帮助艾娃建造了专门的设备延缓其体内的细胞撕裂,减轻她的痛苦。但他同时也是一个有原则的父亲,当他得知艾娃要通过量子隧道吸收其中的能量,会导致珍妮特死亡时,他奋力阻止,只求艾娃不要一错再错。

从头到尾,《蚁人2:黄蜂女现身》没有惨烈的伤亡,没有扎心的离别,英雄战衣下的这群爸爸们却通过家庭和亲情同样带给我们观众别样的温暖。

三江艺谭

责编乐建中 美编曹优静
2018年9月9日 星期日
照排王蓉

投稿邮箱:ljz@cnnb.com.cn